

新经典文库

张小娴 著

流浪的面包树

我想你明白：最美好的爱，是成全，成全你去寻找你的快乐。

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王小洞 著

流浪的面包树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流浪的面包树 / 张小娴著. — 天津: 天津人民出版社,
2005.2

(新经典文库)

ISBN 7-201-04972-0

I. 流… II. 张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11053 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02-2005-18

本书经青河文化事业出版有限公司授权出版中文简体字版本,
非经书面同意, 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、转载。本书仅限在中国内地
发行。

流浪的面包树

作 者	张小娴
丛书策划	新经典文化 (www.readinglife.com)
责任编辑	涂学梅 魏 玲 责任校对 汪 蕾
装帧设计	严 冬 内文制作 白雪艳
出 版 人	刘晓津
出版发行	天津人民出版社
社 址	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康岳大厦 (300051)
网 址	http://www.tjrm.com.cn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
开 本	850 × 1100mm 1/32
印 张	7.75 字 数 99 千
版 次	2005 年 8 月第 1 版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7-201-04972-0
定 价	16.00 元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目录



第一章	除夕不要来	1
第二章	爱情的琐碎	71
第三章	幸福的离别	137
第四章	最美好的爱	183
后记	飞渡千山	237



第一章

除夕不要来

“嘘，程韵，那个男人是不是想偷书，他看来鬼鬼祟祟的。”小哲走到柜台，在我身边小声地说。

小哲是我的助手，从第一天开始便在书店里帮忙。来见工的那天，他戴着一顶鸭舌帽，眼神有点忧郁，看起来很像一个人，也许是因为这个缘故，我聘用了他。

我朝小哲说的方向望过去，看到一个男人。他个子高高，架着一副大眼镜，浓密而微曲的头发油腻腻地搭在头上，盖着耳朵，他长得瘦骨伶仃，身上的蓝格子衬衫松垮垮。瘦成这个样子，只消用一根竹竿，便可以把他整个人挑起来，挂在墙壁上。一看他的模样，便想到他是家里堆满了书和过期杂志，半张床也被书占据着，每天跟书睡在一块儿而不是跟女人睡的书虫。

“他常常来的吗？好像有点面熟。”我说。

“不觉得，但是，我们近来不是常常不见书





吗？”

“他看来是个爱书人。”

“所以才会偷书。”小哲悻悻地说。

那个男人突然转过身去，迅速地把手上的一本书藏在怀里，然后匆匆走下楼梯。

小哲连忙冲上去，一把抓住他的胳膊，说：“先生，你身上的书还没有付钱！”

那个男人慌张起来，使劲把小哲推倒在地上，没命奔逃。

2

他跑得很快，我以为他是书呆子，没想到他很能跑，虽然他跑起来很明显是八字脚的。或许是八字脚的缘故，他跌了一跤，给我赶上了，我拉着他衬衫的衣角，喘着气说：

“你还没付钱！”

他坐在地上，脸涨红了，厚厚的眼镜也歪了，那本书从他怀里跌出来。

“你知道我们开书店是很辛苦的吗？你不该

不付钱！”我教训他。

“对不起，我不想的。”他说。

“那为什么要这样做？”

“是控制不了自己。”他说，“可是，只要看过是好书，事后我会回来把买书的钱放在柜台上。”

怪不得近来我经常在柜台上发现一些钱。

“写得不好的书呢？”

“那我会把它毁灭，不让不好的书留在这个世界上。”他慷慨激昂地说。

他似乎是有书的洁癖。

“你没权这样做。”我说。

“我知道。”他用衬衫的衣角抹去眼镜片上的灰尘，忽然之间，我记起他是谁了。

“你是大近视？”

“你是？”他讶异地望着我。

那一年，林方文拿了稿酬，送了一把小提琴给我，为了能够用那把漂亮的小提琴拉一支歌，我到老师那里学小提琴，在那里认识了也是来学小提琴的大近视，他拉得和我一样差劲。





“你是不是跟杨韵乐学过小提琴？”我问。

“哦，是你！”他尴尬地说，“很久没见了。”

是的，那些日子多么遥远。

3

“你吃一片吧，我们的核桃面包做得很好。”我把面包放在大近视面前，又倒了一杯甘菊茶给他。

“谢谢你。”他咕咚咕咚地把那杯甘菊茶倒进肚子里，一边用衣袖抹汗。

每天下午三点钟，书店会有新鲜出炉的面包售卖，是小哲做的，他从前当过面包学徒，会做很多美味的面包。

除了小小的面包厨房之外，我们还有花草茶，人客可以坐到书店的阳台上，一边喝茶，一边看书。每天下午，面包的香味在空气里飘荡，成为了书店的特色。

“要不要报警？”小哲盯住大近视，然后问我。



大近视尴尬地低下头吃面包。

“不用了。我们原来是朋友。他每次事后也会回来把买书的钱放在柜台，我们不是常常发现有些零钱放在柜台吗？”

“那倒是怪癖！”小哲揶揄他。

“每个人都有一点怪癖吧！”我替大近视解围。

4

“每次读到写得很差劲的书，我也想把它毁灭，但是不可以啊！我不是你，不是杀书敢死队。既然是朋友，你以后买书要付钱啊！”我说。

“得了！得了！”他扬扬手说。

“到别的书店也是。”

“得了！得了！这家‘面包树’书店是你的吗？”

“嗯。”我点点头。

“开了多久？”

“一年多了。”



“为什么会叫‘面包树’？”他好奇地问。

“是为了纪念一个人。”我说。

5

“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。”我说。

“朋友都叫我大虫。”

“大虫？是不是经常在杂志上写书评的那个
大虫？”

“对了！”他得意地微笑。

“你的书评写得很好，我是你的读者。”

我连忙告诉小哲：“原来他便是写书评的那个
大虫。”

“是吗？”小哲对他好像有点改观了，他常
说大虫的书评很有见地。

“你提过的书，很多人来买。”小哲说。

“是吗？”大虫沾沾自喜。

“你还有学小提琴吗？”我问大虫。

“没有了，我根本没有天分。”

“我记得你说过的，是因为对一个朋友的承诺

而去学小提琴的。”

“是的。”他带点伤感地回答。顷刻之间，他好像变成一只受了伤的麻雀，瑟缩在那件大衬衫里。

那是一个爱情故事吗？什么女人会爱上大虫？

6



除夕不要来

我回到家里的时候，杜卫平靠在沙发上，一边用一条毛巾抹着刚刚洗过的头发，一边把双脚放在电动按摩机上按摩。

“你回来啦？”他说。

“嗯，累死了！”我踢掉脚上的鞋子，四处找我的拖鞋。

“你有没有见过我的拖鞋？好像老是找不到。”

他不知道在哪里找到其中一只，扔过来给我：“因为你总是把拖鞋乱丢。”

“哪里是！”我软瘫在沙发上。



“很累吗？”杜卫平问。

“今天跑了好几百米呢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追一个旧朋友。我们以前一起学小提琴的。”

“你学过小提琴的吗？为什么从来没听你说过？”

“我还有很多事情是你不知道的。”我微笑着说。

“按摩机你用完了没有？给我用。”我说。

“我才刚刚开始呢！我也很累啊！今天餐厅的生意很好，我忙了一整天。”

“给我用嘛！”我用脚把按摩机拉过来。

他踏着按摩机，说：“不行！你每次都是这样！”

我用力把按摩机勾过来：“给我嘛！”

他不肯放开脚：“是我买的，你自己不是一部吗？为什么不用？”

“那一部比不上这一部嘛！你用那一部吧！”我踏在他的脚上。



“不行！先到先得！”他踢开我的脚。

我勾开他的脚：“让给我！”

“每人一只脚，怎么样？”他没好气地说。

我笑了：“好吧！”

“我做了日本柚子凉面，你要吃吗？”他问。

我用力地点头。

“放在冰箱里。”他说。

“你去拿。”我说。

“你自己拿。”

“那我不吃了。”我说。

后来，我还是吃了冰箱里的柚子凉面。用新鲜柚子汁做的面条，清甜得像水果，在这样的夜里轻盈了我疲倦的身体。

不知道从何时开始，我爱上了吃东西。虽然吃得不多，而且总是无法胖起来，但是，看到美食，便会忘记所有愁烦，觉得人生还是有无限的可能。

我的书店里，有很多关于美食的书，每天做面包，也是想让食物的味道包围着自己。将来，我也许要写一本食谱，那是我的励志书。人只要



还有食欲,心里便平安了。

7

杜卫平已经睡了。我站在鱼缸前面,霓虹灯管下,漂亮的蓝魔鬼鱼在吃饲料。它们是我从水族馆特别订回来的。蓝魔鬼鱼原产地是太平洋一带,那是我从未去过却有太多故事的地方。

我从来没想到自己会养鱼。从小到大,我没养过鸟兽虫鱼或一草一木。童年时,看到杜卫平养的一条小黑狗,我甚至骄傲地说:

“我只会养我自己!”

然后,从某天开始,我养了鱼。那是我和海的惟一联系,我深深相信,我所爱的那个人,仍然躺在海里。

杜卫平是我的室友。那个时候,我把跑马地的房子卖了,钱用来开书店。书店已经花去我所有的积蓄,我本来以为自己要住在书店里的,一天,我在街上碰到杜卫平。

“你是程韵吗?”他叫住我的时候,手上拿

着一条木板。

杜卫平是我的小学同学，那时候我常常和他打架。他发育得比我迟，四年级的时候，我比他高出半个头，所以我经常欺负他。谁知道过了一个暑假之后，他比我高出整整一个头，但是我继续欺负他。

小时候，我们住得很近。一天黄昏，我在附近碰到他拖着一条胖胖的小黑狗散步。那条小狗刚好翘起一条腿，把尿撒在电灯柱上。杜卫平充满怜爱地告诉我：

“这是我的小狗渡渡。”

“将来，我只会养我自己！”我骄傲地说。

虽然我那样可恶，他却似乎很喜欢跟我一起。

我们曾经在男厕里打架，那一次，给训导主任逮住了，罚我们在烈日当空的操场上站立。

“你将来要做什么？”我问他。

“我想当厨师。”他说。

他家里是开粮油杂货店的，自小已经接触很多做菜的材料，他爸爸的厨艺也非常出色，耳

